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125 期)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5  
Serial No. 125

# 南宋台湾毗舍耶人与谈马颜人新考

周运中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南宋侵扰泉州沿海的毗舍耶人,前人多以为是菲律宾中部米沙鄢人,南宋侵扰漳州沿海的谈马颜人,前人或以为是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人。本文首次提出毗舍耶人可能是北迁的米沙鄢人,但未必是从遥远的米沙鄢群岛直达泉州,更可能是迁居到台湾南部平原的放索(Pangsoa)人。二者体貌、风俗完全吻合,毗舍耶即放索的异译。巴布延人北迁到兰屿形成雅美族,谈马颜人可能是其中北迁到台南平原的一支大目降人,谈马颜即大目降的异译。

**关键词:**毗舍耶; 米沙鄢; 谈马颜; 巴布延; 台湾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5)01-0005-05

南宋时期的台湾海峡出现了一支史书从未记载的族群,史书称为毗舍耶(毗舍耶)人,还有一支谈马颜人,他们在乾道(1165—1173)到淳熙(1174—1189)年间劫掠汉族居住的澎湖和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等地,甚至远到南日岛及广东的东部。很多学者从读音推测毗舍耶人是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人,虽然读音接近,但是米沙鄢群岛距离中国太远。有学者认为谈马颜人是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人,巴布延群岛距离福建也太远。所以这些说法非常可疑,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 一、毗舍耶人、谈马颜人侵扰福建

关于南宋毗舍耶人的传统史料,来自周必大、楼钥、真德秀、赵汝适四人的记载,周必大(1126—1204)的《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说:

(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帆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为乡导,劫掠近城赤屿洲。于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劳费不赀。公即

其地造屋二百区,留屯水军,蛮不复来。<sup>[1]</sup>

楼钥《汪大猷行状》说:

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者掩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后左翼军狃于盗赏,忽又报侵犯,径捕至庭,自以为功。公曰:毗舍耶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饰俱不类,何耶?察之,乃真腊大商,四舟俱行,其二已到,余二舟以疑似被诬。<sup>[2]</sup>

澎湖岛地势较平,中有内港,所以得名平湖,《指南正法》的《东洋山形水势》说澎湖岛“山无尖峰,屿多。”南宋初年的澎湖已经为福建人垦殖,种植粟、麦、麻等多种作物。但是有岛夷毗舍耶(毗舍耶)人到澎湖劫掠,毗舍耶人全身黑色,赤身裸体。南宋官府因而在澎湖驻军,并修筑房屋两百间。说明驻军人数很多,而且澎湖的居民应该很多,所以才需要如此多的驻军,所以才能为驻军提供必要后勤供应。

收稿日期: 2014-06-25

作者简介: 周运中,男,江苏滨海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博士。

真德秀(1178—1235)戊寅年(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说:

永宁寨地名水澳,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濒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以此言之置寨,诚得其地。<sup>[3]</sup>

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的《毗舍耶》说:

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眙,殆畜类也。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时至寇掠。其来不测,多罹生啖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间,国之酋豪,常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恣行凶暴,戕人无数,淫其妇女,已而杀之。喜铁器及匙箸,人闭户则免,但刳其门圈而去。掷以匙箸,则俯拾之,可缓数步。官军擒捕,见铁骑,则竟刳其甲,骈首就戮,而不知悔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不驾舟楫,惟以竹筏从事,可折迭如屏风,急则群舁之,泅水而遁。<sup>[4]</sup>

宋代福建人已经在澎湖列岛大片种田,也有村落,归属晋江县管辖。但是台湾学者周婉窈为了宣扬台湾在清代之前不属中国的谬论,居然说宋人只是在澎湖捕鱼<sup>[5]</sup>,无视史料原文,极为错误。从泉州的永宁一天就到澎湖,所以毗舍耶人又从澎湖劫掠泉州水澳、围头等地,官府又在水澳设置永宁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接涉及台湾的海防要塞,说明那时的两岸关系已很密切。

黄宽重先生发现了一则新史料,明代杨士奇、黄淮所编《历代名臣奏议》收有宋孝宗时林光朝《论对劄子》说:

往时海外有一种落,俗呼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绝岛,续又至北镇,去州治无二十里之远。其视兵刃,一无所畏。啖食生人,乃如刍豢。每得尺铁,争先收拾。所过之处,刀斧钩凿为之一空。及散走岭外,杀人为粮,挟舟而行,出没水中,犹履平地。潮、惠一带,莫不戒严。此曹叵测也,初不知所托在何等处,尚能为吾民之害。<sup>[6]</sup>

此处说到毗舍耶人不仅侵扰澎湖与泉州的北镇,还远到广东的潮州、惠州,应该也涉及漳州。

杨博文先生又引用叶适《水心文集》卷二十四《周镇伯墓志铭》说:

白蒲延大掠流鹄湾,同巡检轻战而溃,君代尉

驰往。三日中生缚其酋二,剿贼无遗。

周镇伯此时任漳浦县主簿,卒于淳熙十三年(1186)。他认为白蒲延即菲律宾的巴布延群岛人,亦即毗舍耶人。<sup>[7]</sup>

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六《海道》说:

东:南匿、草屿、塘屿。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求国也。每风暴作,钓船多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东流而不返,莎蔓错织,不容转舵,漂者必至而后已。其国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间。盖其国剡木为孟,乃能周旋莎蔓间。今海中大姨山,夜忌举火,虑其国望之而至也。<sup>[8]</sup>

在南匿(南日岛)、草屿、塘屿一带海域东望,看到琉求国,无疑是台湾岛。台湾岛西部多平原,沿海有很多水草密布的沼泽,即所谓莎蔓。大姨山不见于今日地图,可能是大麦山之形讹,今南日岛之东有大麦屿,其东即台湾海峡。骚扰南日岛的台湾原住民很可能也是毗舍耶人或谈马颜人,因为这两支原住民很擅长航海。

## 二、毗舍耶的争论

很多学者从读音推测,认为毗舍耶人是来自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的米沙鄢人(Visayan),也有学者提出毗舍耶人是迁居到台湾西南的菲律宾人,<sup>[9]</sup>郭廷以认为是台湾东南部阿眉族(Ami)的一支,自称为Panchia,<sup>[10]</sup>朱瑞熙提出高山族可以分为多个部落,毗舍耶人是台湾西南高山族的一个部落,不一定是从菲律宾迁来,<sup>[11]</sup>此说非常合理,毗舍耶人应在台湾西南部。阿眉族在台湾东南部Panchia的读音也有点远,或许是同源族群,读音接近。

笔者对米沙鄢说质疑如下:

1. 巴布延群岛固然在菲律宾北部,而米沙鄢人在菲律宾中部,居然劫掠到福建沿海,中间距离太远。

2. 菲律宾人漂洋过海,不可能只有竹筏,但是毗舍耶人只有竹筏,说明距离福建不会太远。

3. 《诸蕃志》的《琉求国》多抄自《隋书》,但是最后一段是新加材料说道“厥土沃壤,先用火烧,然后引水灌注,持锸仅数寸而垦之。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旁有毗舍耶、谈马颜等国。”《三屿》条说“三屿乃麻逸之属,曰加麻延、巴姥西、巴吉弄等,各有种落,散居岛屿,舶舟至则出而贸易,总谓之三屿,其风俗大略与麻逸同。”

《麻逸国》条说“麻逸国在渤泥之北……故贩麻逸舶回最晚,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

麻逸、三屿在今菲律宾,已成定论,素无疑义,本处不再赘考。宋代商人既然往来于流求、三屿,当然不会把米沙鄢群岛和流求(台湾)说成近邻。麻逸即今民都洛岛(Mindoro),宋朝人认为这里已经很远,米沙鄢群岛还在其南,不可能把米沙鄢混同于毗舍耶。所以毗舍耶不可能在菲律宾。前人引用夏德、柔克义、藤田丰八之说,认为谈马颜是台湾南部的 Botol Tobago 岛,即今兰屿(红头屿),<sup>[12]</sup>其实也不对,李长傅就指出此名是早期欧洲人命名的烟草岛,不可能对应谈马颜。<sup>[13]</sup>

《诸蕃志》是赵汝适在泉州任福建市舶使所作,应属最可信的著作,但是此书既有流求,又有毗舍耶,似乎是重复。日本学者金关丈夫提出了一种推测,他说现在的《诸蕃志》不是南宋《诸蕃志》原本,而宋代的原本保留在《宋史》中,在《宋史》中,流求、毗舍耶为一条,澎湖记在开头。明初,现在冲绳岛的琉球开始向中国朝贡,引发了《永乐大典》编纂者的误解,于是把毗舍耶另立一章在流求国之后,把流求条的澎湖记载移到了毗舍耶条目开头。后世从《永乐大典》卷四二六二蕃字条下辑录了《诸蕃志》,才是现在的版本。曹永和认为此说颇为合理,<sup>[14]</sup>笔者认为金关丈夫的推论不一定成立,有以下三个原因:

(1) 因为古人辑书要尊重原本,不太可能改动条目,而且现在的《诸蕃志》澎湖记载不在毗舍耶条的开头,而在第二句,第一句记载了毗舍耶的语言、交通、习俗,非常重要。

(2) 《诸蕃志》流求国固然多抄《隋书》,但是这不合《诸蕃志》全书的体例,因为此书不像《异域志》有很多抄录前代书籍的内容。

(3) 《宋史》的现象也不一定需要如此解释,因为《宋史》编撰于元代,而元初就曾经出兵台湾南部,这是隋朝之后的首次出兵,和隋朝出兵已经相距 682 年,所以元代人的认识非常重要,他们很可能知晓流求、毗舍耶都在台湾南部,所以把二者记在一起,并置于澎湖之后。

其实赵汝适的失误如果就这一地来说似乎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如果对比此书与南宋另一部类似著作周去非《岭外代答》,就不难理解了。据杨武泉先生考证,周去非的生卒年,大约是绍兴五年(1135)—淳熙十六年(1189),而赵汝适的生卒年,

据 1983 年浙江临海县出土的赵汝适本人的墓志铭,可以确定他的生卒年是乾道六年(1170)—绍定四年(1231)。赵汝适是周去非的晚辈,所以《诸蕃志》一定受到了《岭外代答》的影响。《岭外代答》卷二、卷三《外国门》记载海外诸国,卷二《海外诸蕃国》说:

诸蕃国大抵海为限界,各因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阁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窟里诸国之都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其远,则麻离拔国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

这里说的大秦是西天竺都会,肯定不是罗马,因为根据卷三的大秦国条记载,此大秦在大食和天竺之间。这个在西印度的大秦,前人解释很多,有巴格达、南印度(Daksinapatha)、加兹尼(Ghazni)多说,参见杨武泉的校注本。总之,和罗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大秦是西方大国,所以《诸蕃志》也有大秦,可是我们翻开《诸蕃志》,看到此书的大秦居然全是抄录汉唐时期古籍的大秦,也即罗马,和《岭外代答》的大秦毫无关系。可是《诸蕃志》的大秦,前一条是天竺,后一条是麻嘉(今麦加,Mecca),还是《岭外代答》的大秦国位置。可见,赵汝适看到《岭外代答》的大秦国,他知晓此地是西方大国,又不信周去非的说法,于是从久远的古书里找到了另一个大秦国,张冠李戴。这在古代也很正常,因为儒家好古成癖,赵汝适是皇室贵族,官职远比周去非高,所以他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更深,他笃信古书,既不能遗漏汉唐古籍,又要兼顾周去非的记载,所以他不禁把大秦国的条目用汉唐古书来填充。

《诸蕃志》的流求国也可以作同样解释,于是我们看到《诸蕃志》的流求国基本都是抄录《隋书》。不过赵汝适毕竟在泉州,所以多少知晓一些台湾的近闻,所以他把《隋书》流求在建安郡东五日改为泉州之东五日,结尾加上两句新资料,一句是特产,一句是邻国。流求的邻国正是三屿、毗舍耶、谈马颜,如此则《诸蕃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毕竟崇拜古人,所以流求国仍在毗舍耶之前,其实对于南宋的泉州来说,毗舍耶人的影响更大。因为流求国内容抄录《隋书》,所以自然不可能出现澎湖,隋唐时期还没有这个名字,这是宋代出现的地名。所以澎湖自然出现在毗舍耶条目之中,

这是南宋时期的新知。所以金关丈夫的推测是不合理的,他没有关注《诸蕃志》、《岭外代答》的全局,自然不可能发现其中奥秘。

有学者也认为毗舍耶不在菲律宾,而是日本《大百科事典》记载的基隆地区 Vasai 族。<sup>[15]</sup> 其实 Vasai 即巴赛族(Basay),读音固然接近,但是南岛语系扩散很广,相同或接近的地名、族名太多。而且此说仅有语音孤证,其他都不符合。巴赛族在台湾最北部的基隆附近,当然不可能经常劫掠泉州。巴赛族文化发达,而毗舍耶人赤身黑体,野蛮好战。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巴赛人就是高超的工匠和商人,而且与周围民族非常和睦,前揭刘益昌之文引 1632 年西班牙的 Esquivel 神父报告说:

他们以捕鱼、狩猎、晒盐、制造弓箭、房舍、衣服以及耕种土地的铁器为生,他们简直是其他舍命的手足,后者不会制造这样的器物。因此所有的社民都对他们很友善,他们也到各村社去购买稻米与玉米做为食物,自己则不从事这方面的耕种。因此,他们比起其他留在他们自己村社里播种田园上的小农,或在邻近旷野捕猎的天真无邪社民,来得聪明多闻。

又引 1634 年住在基隆的日本人喜左卫门说:

(噶玛兰)居民(从金包里人)取得盐渍、鱼、印花布、酱油以及铜制手环,这些是鸡笼的汉人卖给金包里人,金包里人用船沿着海岸到当地与他们交易,因为无陆路交通可到他们那里。

金包里是巴赛族三大社群之一,这里是硫磺产地,所以金包里人可以交换很多汉人商品,然后再从海路转卖到宜兰平原。

### 三、毗舍耶人与谈马颜人都在台湾南部

《诸蕃志》说毗舍耶在流求旁边,一定就在台湾南部,其实谈马颜的闽南语读音是[tam][be][gan],合为 Tambegan,即台南市新化区的原住民大目降人,17 世纪荷兰人写为 Thomolokang、Tibolegan 或 Tifalukan,读音吻合,所以谈马颜即大目降人。大目降是靠近台南沿海的一个社,所以谈马颜代表台湾西南的西拉雅族。

则其近旁的毗舍耶应在台南市以南,这里有放索人,17 世纪的荷兰人写作 Pangsoa,现代闽南语的毗舍耶是[pi][sia][ia],可以对应。成书于明末的《指南正法》的《东洋山形水势》说:

澎湖暗澳有妈祖宫,山无尖峰,屿多。乙辰五更取蚊港,蚊港亦叫台湾,系是北港。身上去淡水,上是圭龙头。下打狗子,西北有湾,看石佛不

可抛船,东南边亦湾,东去有淡水,亦名放索番子。远看沙湾样,近看港坤身,有树木。琉球仔生开津屿,有椰树,有番住,及郎娇大山。<sup>[16]</sup>

打狗(高雄打鼓山)东部的淡水即今高屏溪,原名下淡水溪,相对于台湾北部的淡水而言。下淡水溪河口开阔,远看像是港湾。放索人就在屏东平原,因此劫掠澎湖和福建沿海是很便利的。他们和台南市附近的西拉雅人不同,李国铭依据荷兰人的记载,从语言、政治制度、聚落形态、屋舍样式、经济活动、婚姻、人口构成、生育、服饰九个方面证明西拉雅族和 Pangsoa 的不同,Pangsoa 人以捕鱼为生,不捕鹿,儿童特别多,不堕胎,终年赤裸。<sup>[17]</sup> Pangsoa 人赤裸,符合宋代记载的毗舍耶人特点。Pangsoa 人的海洋特性强,人口压力大,所以很容易到海外劫掠。《热兰遮城日志》1636 年 4 月 8 日—11 日记载 Pangsoa 人说:

这放索仔的人民,身体高大强健,结实茁壮且坚强有力,身体很美观,但大部分都裸体走路,毫不羞耻,在他们的耳垂有个大孔,大到我们可以穿过拳头,他们用一个圆木环把这个耳孔的圆周张开着。<sup>[18]</sup>

Pangsoa 人强健,所以很有战斗力。可能正是因为放索人比较野蛮,所以《指南正法》特地在此提到有番人,需要注意。荷兰人在 4 月开始调查 Pangsoa 社东部是否产金,能否利用他们攻打小琉球岛,通过此地前往与 Pangsoa 敌对的琅峤社,从这些情况来看,Pangsoa 人原居此地。

李国铭认为清代凤山八社中的塔卡拉扬社(Taccarian)原来就在屏东平原,Pangsoa 社在林边乡。<sup>[19]</sup> 简炯仁先生认为这两族原来都在高雄平原,前者在尧港和大冈山之间,后者在楠梓区、左营区一带,被荷兰人称为打狗野人,1635 年前者被荷兰人打败,后者投降,两族东迁后形成清代的港西里社群,后者形成港东里社群。<sup>[20]</sup> 笔者认为后说不能确定,因为 1635 年 12 月 25 日荷兰人打败塔卡拉扬社,但是没有攻打 Pangsoa 人,Pangsoa 人随后归顺荷兰人。即使有塔卡拉扬人东迁,Pangsoa 人也没有必要东迁。1636 年 2 月 11 日,荷兰人已经到达 Pangsoa 人的村落。如果高雄平原的原住民大举南迁,荷兰人为何从未记载?简先生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楠梓区有大社地名,不过这不一定是放索社旧址。而且在高雄市北部的狭小范围内有两大族群,不太可能。

白蒲延的读音,确实可以对应巴布延群岛,但

是劫掠漳州的白蒲延人可能不是巴布延群岛的居民,而应是兰屿的达悟(雅美)族,因为巴布延群岛距离太远。而达悟(雅美)族正是从巴布延群岛北迁的,据研究,巴布延人在1000年前迁到巴坦群岛,又在700年前从巴坦群岛北迁兰屿,他们传说是从南方的巴坦群岛迁来,而且语言和巴坦群岛、巴布延群岛最近,但是远离台湾岛原住民语言。<sup>[21]</sup>此时正是南宋时期,很可能是因为达悟(雅美)族的北迁,导致原来居住在屏东的Pangsoa(毗舍耶)人也劫掠澎湖和福建。

Pangsoa(毗舍耶)人和达悟(雅美)族可能有密切关系,雅美语的pongso即岛,雅美族把兰屿称为Pongso no Tao,即人之岛,tao是人,即达悟之名的由来。可能是原居于台湾岛的西拉雅族或排湾族把这群后迁来的人称为岛民,即Pangsoa。

据检测西拉雅族的HLA(组织抗原)发现,五种单倍型出现频率最高,第一是台湾原住民都有的,第二是平埔族共有的,第三是闽南人、客家人的血缘,第四种在阿美族有更高的频率,所以来自阿美族,第五种在达悟(雅美)族有更高的频率,所以来自达悟(雅美)族。而阿美族、达悟(雅美)族血缘关系较近,他们被认为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系祖先,他们都带有B4a1a血缘,约6000—1000年前南迁。达悟(雅美)族95%带有台湾特有的米田堡(Miltenerberger)血型,达悟(雅美)族是34%,卑南族是21%,但是其紧邻的布农、鲁凯、排湾等族及北部的赛夏族居然是0,说明这两大族群的来源不同。<sup>[22]</sup>由于这项检测没有区分西拉雅族和道卡斯族,所以笔者认为西拉雅族中的阿美、达悟(雅美)血缘可能主要来自其南方的道卡斯族,包括其最南部的Pangsoa(毗舍耶)人。

至于Pangsoa人可能确实是从米沙鄢群岛北迁,但是迁徙的时间可能很早,不是直接从米沙鄢

群岛到福建。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的毗舍耶确实是米沙鄢群岛的土著,汪大渊说毗舍耶:

僻居海东之一隅。山平旷,田地少,不多种植。气候倍热。俗尚虏掠……地无出产。时常裹干粮、棹小舟,过外番。伏荒山穷谷无人之境,遇捕鱼采薪者,辄生擒以归,鬻于他国,每一人易金二两重。盖彼国之人,遁相仿效,习以为业。故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

毗舍耶僻居东洋之隅,应是指米沙鄢群岛,汪大渊从泉州出发去海外,他说的气候倍热之地一定比泉州热很多,所以是在热带,不可能指台湾。米沙鄢人确实是喜欢在海上劫掠,所以台南的Pangsoa人可能是米沙鄢人北迁的一支。

总之,南宋时期劫掠澎湖和泉州的毗舍耶人不太可能是直接来自今菲律宾群岛中部的米沙鄢人,而应是居住在屏东地区的放索人(Pangsoa)。他们和达悟(雅美)族关系密切,达悟(雅美)族是南宋时期从菲律宾巴布延群岛北迁的民族,他们很可能就是南宋史书中的白蒲延人。放索人迁居屏东的时间不详,也可能就在南宋初期。我们还不知放索人(毗舍耶人)的西扰是否和巴布延人(雅美人)的北迁有关,也可能放索人(毗舍耶人)只是巴布延人(雅美人)向北分出的一支。《诸蕃志》所说邻近毗舍耶的谈马颜是在今台南的大目降人,说明南宋人最熟悉台湾岛西南部地区。南宋时期台湾原住民侵扰澎湖和泉州,说明两岸交通便捷。相关史料还证明南宋人在澎湖定居垦殖,澎湖明确属于晋江县管辖。南宋官府为了保护澎湖和泉州沿海居民,在澎湖及水澳设寨屯兵。说明南宋时期的两岸关系已很密切,宋朝对澎湖实行有效的管辖与治理。正是因为南宋时期的两岸关系日益密切,所以才有元初出征台湾。

注释:

[1]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1页。

[2] [宋]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363页。

[3]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129页。

[4] [7]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150页。

[5] 周婉窈《明清文献中“台湾非明版图”例证》,见《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第267—293页。

[6] 黄宽重《南宋“琉球”与“毗舍耶”的新文献》,《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第309—321页。

[8] [宋]梁克家《三山志》,影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下转第17页)

南 兼寄李星巖前輩》,《十一月三日留郭伯宜同飯(乙卯)》,《榕須吟(丙辰六月作)》,《丙辰六月廿一夜偕唐詠白飲西湖宛在堂》。

- [9] 《吟稿》卷三還有二首,分別題為《呈李伯疇、李少川兩明府》,《丙午六月由學部改官禮部精膳司主事,李伯疇明府適以候選來都……因戲答一首》。
- [10] 據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 [11] 詳見周樹明(收集:《畫家宋甘棠的傳說》,載《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寧德市分卷》)。
- [12] 參見陳仕玲《民國時期的蕉城詩事活動》,載寧德市蕉城區政協文史資料第 17 輯《民國寧德》。
- [13] 很典型的表現是,有一回,客居京師的黃樹榮先寫了《故鄉書來,以長安近事相質,無可言亦不忍言,偶成絕句十首,奉寄留云齋諸同志,并乞扶轡者呈云鶴山人索和》;次年,“云鶴山人”回贈七絕十二首,黃樹榮又依韻而答,再寫了《云鶴山人以我佛之慈悲,效風人之諷刺,為詩十有二首,蓋答余去秋都中近事之作也。客中依韻和,寄錄留云齋諸君,指事類情,亦依原作編次之》。
- [14] 在《吟稿》中,此詩後一首為《送蔡績夫太守之官湖南》,作於宣統三年(1911);再後一首為《謝萬公雨觀察貽<寒山拾得集>》,再後一首為《聞武昌兵變次公雨,得柱卿書却寄韻》。
- [15] 詳見新浪博文《沈葆楨家族》,鹿鳴的 BLOG, <http://blog.sina.com.cn/u/1225507695> (2011-01-04 20:49:56)
- [16]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第 22 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 [17] 據《福建省志·人物志》第三章附表二《中華民國前期(1927 年以前)福建省職官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
- [18] 舊時箸、棹、唢分別與著、梅、吟相通。
- [19] 目下筆者所能確認者,僅知陶慕唐為榕社詩友(詩社負責人即是陳培錕),當過知縣。
- [20] 此為杜甫《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的首二句。

[責任編輯:余 言]

(上接第 9 頁)

- [9] 李震明《台灣史》,上海:中華書局,1948 年,第 11-12 頁。
- [10]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75 年,第 6 頁。
- [11] 朱瑞熙《兩宋時期的台灣——與張崇根同志商榷》,《膠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384-391 頁。
- [12] 韓振華《諸蕃志注補》,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 年,第 283、286 頁。
- [13] [清]陳倫炯著、李長傳校注、陳代光整理《海國聞見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46 頁。
- [14]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
- [15] 張崇根《台灣毗舍邪人為高山族先民的一支》,原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9 年第 4 期,又載《台灣少數民族研究論叢》第 I 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 [16] 向達整理《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138 頁。
- [17] 李國銘《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潘英海、詹素娟《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
- [1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市政府,1999 年,第 229 頁。
- [19] 李國銘《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台灣史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94 年。
- [20] 簡炯仁《再論屏東平原平埔族群分類問題》,《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2006 年。
- [21] 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2010 年更新版)》,《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
- [22] 林媽利《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以血型、基因的科学證據揭開台灣各族群身世之謎》,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第 25-30、170-172 頁。

[責任編輯:余 言]